

借以誌書

獻給中國工农紅軍
第十四軍建軍六十五

周年！

中共南通市委书记 陈根兴

引 子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年。农历七月半。

天散乌了，如皋西南乡老虎庄濠角咀上一座瓦房里混闷得快
要爆炸。于咸将百孔千洞的湿棉被从窗口拉下，露出了一束光线，
才看清了满地的子弹壳，和沾染了血迹的破布条。

“于队长，你想突围？”孙玉才从东边的小窗口几步窜来，喘
着粗气，抹一把满脸的烟灰，瞪着黑溜溜大眼睛，“看来，咱们是
突不出去了！保安团王八蛋怕有几百人，黑压压如蚂蚁一般，把
我们包围得死死的”。

于咸端着屋前空旷场地上二十几具敌人的尸体，没有吭一
声。半晌，掏出仅有的一支纸烟，划着火柴点燃，悠悠地吸了两
口：“顽军狗日的强攻了几阵，估计一时不会再来送死了。你赶紧
趁这个空当儿，把尤老三搀扶到我这里来”。

尤老三守在后墙朝北的窗眼处。左腿中了流弹，鲜血汩汩，淌
在一条凳子上。孙玉才伸手一摸，大吃一惊，喊道：“老三！老三！”

尤老三似昏非昏，陡然将一梭子弹压进了歪把子的枪膛：“怎
么？老子才打了个瞌，狗日的又逞强了不成？”

歪把子滚烫得不能摸。尤老三的两只手用破布缠裹着。他见
孙玉才走到自己身边，惨然地笑了笑：“你以为我光荣了吗？还早
着呢！咱不和屈家村狗兄弟拚个死活，决不罢休！”

孙玉才将尤老三搀扶到于咸面前，屁股落在只剩三条腿的方
桌上。

于咸吸完最后一支烟，将烟蒂狠狠摁灭在墙缝里，才开了口：
“老三挂花了，和我们坚守到这会儿，真是条铁汉子！”

尤老三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乌黑的脸蛋，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于队长，你不也挂花了吗？”

于咸这才感到脸部火辣辣的疼痛，用手摸了摸，黑污的手指，染上了浓稠的血迹：“不说长道短了，咱们三个是最后坚守阵地的红十四军战士，又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我们一边监视敌人，一边召开支部会。”

孙玉才悟性强，习惯地一捋络腮胡子，嗟叹道：“咱们交交心吧，好好叙一叙。下一次碰头，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也许是这样。反正大家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不过，我们要记住，如皋西乡的‘五一’农民暴动，是省委农委书记王若飞点火发动的。我们红十四军是按照党中央‘八七’会议和六大决议建成的。所以，在这油锅头的小屋里，虽然我们只有三个人，却得到通、如、海、启、靖、泰几百万群众的拥护，得到党中央及全国人民的支持。孙玉才，你还记得王若飞同志教给我们唱的《穷人要共产》这首歌吗？”

孙玉才是红十四军三大队的有名歌手，在此时此地，面对如此境况，却点点头，缄默不语。

于咸将背心呼哧一脱，插了插胸门：“咱们即将和敌人决一雌雄，死也要死得火热。孙玉才，你悲伤什么？我命令你放开喉咙唱一唱！”

孙玉才深知这位红军大队长的怪脾气，咬咬牙，终于拉响了歌喉：

“天上没有云，落雨落不成；
地上没有土，五谷不生根；
穷人不共产，永世难翻身！”

嘶哑的声音，激昂的音符，浑厚的旋律，在充满了火药味的瓦屋里回荡。

尤老三嚅动着嘴唇唱出了眼泪，于咸瞪着虎眼唱得拳头都捏

出了汗水。整个天地在歌声中晃动起来了。

于咸百感交集地说：“同志们，战友们，我们一定要记住这首歌最后的一句：‘穷人不共产，永世难翻身！’，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值得！”

“值得！值得！何坤军长是我们的指挥，许多先烈是我们的楷模！”尤老三精神亢奋起来，忘记了受伤的腿，一只脚踏到地上，“我爹娘被屈跛子杀害时，我就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拚着一条命报仇雪耻。何况今天我们是为广大劳苦大众决一死战！”

“我也早想通了。我女人当初送我参加红军时，何坤军长就讲过：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直接受中央军委的指挥。每个战士，都应该准备接受血与火的战斗，生与死的考验。我女人当时表态说，玉才生也好，死也好，只要不为红军和军长丢脸，不为孙家门第丢脸，我甘愿为天下人守一辈子活寡。”

于咸没等他说完，便漾起了一脸豪光：“莫再多说了。我这趟去上海向省委回报工作，带回的枪支已交给了芳嫂、赵龙柏的赤卫队。张爱萍同志他们已安全地撤回到江南。新的临时县委书记杨春马上也调来如皋西乡重新组建县委和开展游击战。所以我们死而无悔、死而无怨，革命的种子一定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子队长毕竟是上海美专出来的大学生，引诗道词，讲得怪撩人的。其实，你不讲，我心里也明白。我们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却是同年同月同日死……”

尤老三喘着粗气讲到这里，被于咸打断了话把子：“老三，你是重伤员，天一黑，我背着你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恩恩怨怨，生生死死，重重复复，累累赘赘，只闪亮出一个主题——人生的价值。当看清了自身价值的人，又将生死恩怨抛到九霄云外，变得干脆脆，利利落落。

于咸在等待黑夜的到来。敌方保安团团长屈跛子望着瓦房门

前的诸多尸体，知道再强攻还是白贴本；再厮杀，必将网破鱼漏，要中于威的计谋。

于是佯攻了一阵，在密集的枪火掩护下，几个白龙党党徒，带着汽油筒、引火草把，冲到了瓦屋边。

孙玉才眼尖手快，发现情况，勾起板机，“呼”的一声，击毙了为首的党徒。于威火速从尤老三手里接过歪把子，对准了几个点火的家伙。可是，子弹全打光了，他大吼一声：“老三，狠狠地打！”尤老三的盒子炮“叭叭、叭叭”射出两颗子弹，又撂倒了一个大高个子。押上子弹，想开第二枪时，屋檐上火舌象旋风般卷进窗眼，将他呛倒了。

眨眼间，屋内一团烟雾，迷漫得谁也睁不开眼来。屋脊已经大火熊熊，发出辟辟剥剥的响声，飞瓦崩砖，顿时瓦房化成了一片火海。

“我们必须赶快冲出去！”于威背起尤老三，呐喊道，“孙玉才，你掩护！”

他们刚一冲到门外，埋伏的敌人射来一排子弹，孙玉才被击中胸部倒下了。

于威匍匐着身子，驮着尤老三，贴着地面，向西沿河边草窝使劲爬去。

屈跛子在大喊大叫：“抓活的，给我抓活的！谁给我逮住于虾儿，老子奖十块大洋！”

尤老三不顾于威的劝阻，突然从他背上挣扎着站起，拚着吃奶的力气，愤愤骂道：“狗娘养的，有种就来抓活的！”

几个保安团团丁呼哧呼哧奔来。尤老三枪一端一颗子弹射去，为首的敌人嚎叫一声，见了阎王。

“于队长，我掩护你，你快走！”尤老三见于威转过头瞟了他一眼，急得又举起了枪。

敌人开火了，尤老三翘腿了好一会，才倒在血泊中。

于威快爬到河边时，草丛中冲出了几个保安团丁，高声咆哮道：“于虾儿，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乖乖地向我们投降吧！”

于威气怒交集，呼地从地上爬起，吼道：“奶奶个熊，我叫你认得于虾儿的厉害！”声落枪响，吓退了几个团丁。

屈跛子看到这情况，气得从草垛上跳下，大喊大叫：“打！给我打！”

四面八方的子弹集中到于威身上，于威高喊了一声：“红十四军万岁！共产党万岁！”再也听不到声响了。

瓦屋烧得劈哩啪啦响，火光映红了天和地。

屈跛子望着躺在地上的于威，命令道：“冲上去，快去验于虾儿的尸！”

于威在熠熠火光中，犹如一条火龙。谁也不敢近前一步。

屈跛子急得向天空开了一枪：“饭桶！一群饭桶！于虾儿活着是神枪手，如今他死了，难道还怕作祟不成！”

两个白龙党徒上阵了。大个子胆战心惊，矮个子胆小如鼠，硬是壮着胆子嘶喊：“于虾儿，你纵然是条龙，现在也成了老子手中的一条虫了。”

矮个子刚俯身取枪时，突然于威手中的枪，“呸”地一声击穿了他的脑袋。

高个子见势不妙返身就逃。屈跛子恼怒交集，将他一枪打死。

子弹象蚂蚁似的射向于威。

于威爆发出一声怒吼：“红十四军战士杀不绝，我于威三十年后还是好汉一条！”

乌云滚滚，风烟茫茫，血火烈烈。

夜，苏北平原的夜，拉长了……

第一章 聚义白衣庵

七九不开河，鹭鹭泪含含。

一九三一年春天，天气冷得有点反常。节气到了雨水，依然大雪纷飞。如皋西南乡广袤的高沙土上茫茫一片。环绕石家埭的古溪河，冻得独轮小车能在河面上吱吱呀呀走过。岸上稀稀落落的一排槐树，挂着冰棱，披着白雪，好象佝偻着身腰的一群老人。整个村庄，顿成银色世界。除了几缕炊烟，几声狗叫，似乎白天连着黑夜，黑夜连着白天，都在沉睡中。

这两天，白衣庵里响起了丧钟。钟声悲沉。一声刚刚从大地消失，另一声又随着风雪传送到千家万户。丧钟一声接一声，人们毫不感到惊奇。因为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谁家死了血身产妇，是最痛心的事，总得东挪西借，出点款子，劳驾老尼姑替死者解苦祛难，早升仙境，一敲就是七七四十九个日日夜夜。

老人们觉得突兀的是，这趟钟声不是从子夜开始，而是两闷一扬。不过，这要有心计的人才能听出。只是能听出的人，除了痛心疾首，长叹几声，也不会追问老尼姑的意图，自然心领神会了。

石家埭，被冰雪封冻了，被丧钟撞碎了。

白衣庵比不上其它观庙。在江安四乡八镇，却是男女老少向往的一方圣地。庙门口朴素、简陋。除了一株参天古柏，和庙门上清代举人宋人杰的庙名石篆外，连普通的石阶都没有。庙内有一排三间普通厢屋，殿堂也不显耀。里面供奉着一尊白玉观音，双眼微阖，左手执拂尘，右手作揖，脚踩白莲花，经受着人世间的寂寞。

这庵年代不远，传说却很多。有的讲，这里原是荒芜不毛之地，既不长棉花，又不长稻谷，闹起瘟疫来，却比什么地方都可

怕。连《牌儿经》里总有这么几句：“代代穷，穷代代，兔子不拉屎，唯有石家埭。”谁知乾隆年间，石家埭出了个“孔圣人”宋人杰，连中三榜，成了翰林院编修。编修名为六品小官，难以衣锦还乡，扬宗耀祖。但是，他却一心恋着家乡穷土僻壤，使出全部俸禄，从峨嵋山请了这尊南无阿弥陀佛，藉以保佑衣袍之地的父老子弟。还有人讲，辛丑年间，红毛子造反时，有一个朱红灯手下的拳师回苏北探亲，被清兵追逼到石家埭。拳师虽然精通四十八路拳术，七十二门剑道，但哪能抵挡得住几百号人马？在杀得乌烟瘴气、走投无路时，忽然一个霹雳轰顶，几道闪电如蛇，接着瓢泼大雨下了几个时辰。县衙的捕盗巡检望见白衣观音在云头显灵，吓得连连退兵。拳师回到山东平原县禀告了红灯照的诸位首领。朱红灯为了答谢神灵，将原有的三十六坛，加了一坛，取名白衣坛。

这些传说都是老古董了。传了几代人，虽然绘声绘色，栩栩如生，但是，白衣观音救苦救难，却摆脱不了石家埭的几百家穷困生活。大家皈依佛主，也无能力修庙扩门。

庵里的当家尼姑普德，倒是位比白衣观音还慈悲的老人。她平生只收一个徒弟。用她的话说：庙小佛静，心到神知。有的女子，一时冲动进了庵，她也不轻易要求削发受戒，度过一段时日，若有反悔之意，不必还俗，尽管插翅飞走。过路尼姑有三四个了，还总惦念着这位师父的恩德呢。逢到收割下种，她们总要在那二亩庙产地上，替她忙个三天两日。倘成了亲，嫁了人，生个一男半女，必然领着自己男人来庵。拜佛是一码事，更主要的是向普德报喜谢恩。

今日，大雪封门，想不到她三年前收的徒弟芳嫂，领着五六个壮汉进了庵堂。

芳嫂解开青花头巾，拍了拍满身雪粉，挑着眉梢，漾着两个酒窝，微微笑着说：“师父，我领了几位信徒拜佛来了。”

普德双手合十，欠了欠身：“恭迎！恭迎！”随后，她张开眼，望着那几个头戴毡帽，用手拍着用脚踩着雪的人，似乎不感到生疏，将门闩上，搓搓手，呵了口热气说：“啊呀，偌大的雪真少见，快进厢屋里暖和暖和身子吧。”

一行人刚刚在西厢屋坐下，芳嫂抚摸着来送茶水的哑巴小尼姑，对着其中一个高个子，浓眉毛，长着一嘴络腮胡茬的中年人，笑了笑：“杨春同志，我师父待我如待亲生女儿。五年前，屈家父子到石家埭逼缴租粮，将几个乡亲五花大绑在庵前那棵树上，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几次死去活来。要不是师父设法相救，准定没命了。”

杨春张开口，咕咚喝了口茶，双眉拧起一阵，又舒坦开了：“听何坤军长讲过。这是佛门的造化，白衣庵能造化出这样一位师父，又造化出你这样一个神奇的尼姑，将来，我们红军坐镇了天下，一定要为白衣观音重塑金身。”

“杨书记，你大概不是本方土地，不知本方神。”坐在一旁的粗墩汉子，鱼泡眼眨了眨，“噗哧”一下笑起来：“你看，大殿里供奉的菩萨，哪有一寸金，半寸银呐？”

“对！对！对！不过，我们泰兴境内的观音，脖子上的佛珠有一串是银的，头后的佛光是金色的。”杨春瞟了大家一眼，抖了抖肩膀，环起食指，在茶碗口敲了敲，“就如你赵龙柏一样，在咱们红十四军里，是有名的赵胡子。尔今进了城里，胡子刮得光光的，装上两只金牙，摇身变成珠宝商店的老板了。”

话音刚落，大家哄堂大笑了。

赵龙柏鱼泡眼一闪，用手指在嘴边噓了声：“轻一点，防止隔墙有耳。”

“难怪赵胡子是干地下情报的，比别人多个心眼。”芳嫂嘟了嘟嘴，瓜子脸蛋上两个笑窝消失了。她将额前的刘海抹了抹，说，“请同志们放百零八个心，咱们这里，特别是这场大雪封门的石家

康，是绝对安全区。除非，白衣观音变了心。”

正说着，普德磨磨蹭蹭走来了。她将雨伞合起，放在门外，对哑巴尼姑打了个手势，叫她到殿堂里去忙弄一下，然后用手抹了抹凝在眉毛上的冰水，呵了呵气，嘴巴鼓噪了几下，冲着杨春：“咱们面生，你莫非就是芳嫂讲的县委杨书记了？！”

杨春搓了搓手，敬重地说：“普德师父，久闻大名。我们想借你这里，商谈几件要事，实在不好意思。”

“莫要见外。芳嫂昨夜宿在我这儿，知道你们要来。我这庵是芳嫂的家。你们不嫌寒酸，也欢迎常来常往。”普德似乎象突然意识到什么，眼角边的鱼尾纹闪了闪，“方便就来。反正，我这庵与众不同，除了初一、月半，是没有人上门烧香的。”说着，普德用手捻了捻胸口的那颗大佛珠，怔怔望了一眼埋着头，抽着闷烟的两个人，“大伟、广涛兄弟，我是看着你们从小长大的。这战火连绵的岁月，你们如果个把两个月不来，我可悬着心哪！”

哑巴尼姑来了。呀呀啊啊指划了一阵，普德沉起脸，鼻翼闪了闪说：“大家既然都来了，就了却一番心意吧！何军长离世快一周年了，于咸队长他们也快断七了。”

沉默。沉默了半晌，杨春站起身，点了点头，声音嘶哑地说：“大家等一会谈正经事，就按普德师父的话办，先悼念一下英灵。”

外面，鹅毛雪片在随风打着圈。西北风劲冲冲掠过屋脊，压得茫茫雪地喘不过气来。唯有院子中间的一棵傲雪云松仰着面，在玩味着雪姿风彩，不时摇晃着身躯，抖落下一团一团的雪块。

杨春双手撑腰，注视着云松。沉思良久。

芳嫂凝视着这位比她长二十岁的新任临时县委书记，莞尔一笑，说：“老杨，你和李明理大队长是军中的有名诗人，一定又想吟诗遣兴了。”

“想啊！”杨春对着挺拔的云松，眼睛越睁越大。他舔了舔嘴唇，轻轻咳了一声，吟道：

冰凝雪封，
漫说北群空。
当场只手，
毕竟还我万夫雄。
千万英灵安在，
磅礴几时通？
且复穹庐拜，
会向藁街逢。

“芳嫂啊，这是何坤军长在上海时常吟的一首词。到了今日今时，我才深切体会到，这每字每句的含义。”

“你们都是知识人，我可是一知半解。去年在贾家巷红十四军建军大会召开后，我在军部墙壁上看过军长抄写的这首词。本想请他讲给我听听。”芳嫂说到这里顿了顿，良久，才补了上一句，“可是，军长太忙了，他说，待有了闲空，一定教我。……”

这时，赵龙柏拖了拖杨春的衣角：“老杨，普德师父已上好供品了。”

他们几个，这才回转身来，绕过神龛，走到玉佛背后临时设置的灵堂。

这里，烛光熠熠，香烟缭绕，供桌上放着四盆千果。灵位黄纸牌上，赫然写着：“红十四军阵亡将士英灵之位”。普德忙得光额上涔涔汗水，她瞥了杨春他们一眼，掸了掸刚披的袈裟，挪了挪胸前的佛珠，对站在鼎钟旁的哑巴尼姑一摇手，示意停止敲丧钟，然后跪在拜垫上，喃喃说道：“诸位阵亡将士在上，今日白衣佛主开光，为英灵设堂供祭，请受我普德一拜。”

她敬敬重重拜了三拜，尔后合十作揖，颤动了一会嘴唇，才嚅嚅说道：“阵亡将士在天有灵，祈请聆听军中宏音。”

普德用手向杨春一摆，连连后退，坐到供桌旁，“铛”地一声击响罄皿，闭起双眼，笃笃笃敲起木鱼，念起“还魂经”来。

杨春少年时代，就投入泰兴的“五四”学潮，后来，在上海攻读美术专科学校，十分敬仰李大钊，几次听过这位中国革命先驱的讲演。他参加过闻名中外的“五卅”大罢工，参加过叶挺的北伐军，参加过威震全国的如泰“五一”起义。四年前，他在上海阀门厂负责“工运”，结识了何坤这位智勇双全的闸北区地下党临时负责人。他们两个，一个是湖南口音，一个是苏北口音。虽是两方人士，但是，彼此之间，不但语言相通，而且感情相融。

1929年下半年，国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内部矛盾加深，新的军阀混战爆发。全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加快扩展。白区党的组织和工作有一定程度的恢复。通海如泰地区人民革命斗争和武装游击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李立三、周恩来分别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军事问题和组织工作等报告，李维汉作了省委工作报告。

陈云分析了江苏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认为开展农运，是广大贫苦农民为切身利益所需要的斗争。江苏地区是国民党军阀统治较为顽固的堡垒，斗争情况十分艰巨复杂。但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前途是存在的，从地主手里夺取武器装备自己，小股队伍的存在是可能的；即使游击战争暂时失败了，它的影响将会扩大，农村斗争一定能够开展起来，而且可以取得局部胜利。

围绕陈云的报告，通海特委李超时、刘瑞龙汇报了苏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形势。周恩来、李富春、陈云、李硕勋、柯庆施等同志听了很感兴趣，引起了党中央的十分重视。

1929年冬，党中央决定在苏北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江苏省省委书记李维汉亲自起草了有关成立红十四军的文件。

接着，江苏省委又将通海全区的红军游击武装作了统一编制。原红军江苏第一大队编为红十四军第一支队；如泰方面的红军大队编为红十四军第二支队。

从此，通海如泰地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短短几个月，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数千人。不可一世的敌人，连连被挫败。苏北这块酣睡的平原，革命浪潮开始沸腾起来了，枪杆子保卫了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和红色政权。数以万计的农民，以民谣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一把大火烧起来
烧掉头上大冰山
千年冰山解了冻
工农抬头把身翻

一把大火烧起来
工农翻身心花开
红军是咱子弟兵
砸烂一个旧世界

就在这时，江苏省特委在上海召开了专门会议，决定设立红十四军上海交通办事处。

交通办事处的负责人是宗子祥。杨春被指定为首批交通员。这是杨春第一次由“工运”，转向参加红军斗争。

三年多了，往事还历历在目啊！

那一天晚上，宗子祥将他召到一个破旧的小楼上，兴奋地递给他一支卷烟，郑重地说：“现在中央从各地调来了一些得力的干部，准备由我们护送到苏北，担任红十四军的领导工作。”

当时，老宗只讲了明天首批是六位同志。他没有讲名字，只讲了六个姓。杨春从两个“何”字中，已猜揣出一个可能是何坤了。

老宗似乎知道他和何坤的关系，狡黠地一笑：“天下熟识的人多着呢。这些同志都是主要领导者，我们一定要克制感情，只护

送，不讲话。”

翌日下午六时许，夕阳已西下，彩霞映红了十六铺的大达码头。这里，挤满了人，熙熙攘攘。黄包车夫更是吆喝不歇，川流不息护送客人和装卸货物。

老宗领着他 and 另一个交通员小李，按着规定的时间、地点和信号，站在一家售报亭门口瞅着来往的人群。半晌，才发现六个各式各样打扮的人走来。他们各买了一份《上海时报》。老宗连忙也拿出一份《上海时报》，若无其事地向他们走去，互相点头招呼了一声，随后立即分开。其中三个人由老宗领向大明轮船。

杨春按照老宗预先指示，领着另外三个送上了大德轮船。他在分别时，特别注视着一个人身穿仿绸大褂，头戴贡呢礼帽，架着一副墨镜的大高个子。那个人是何坤，何坤也似乎认识了他。

“杨老板，近来买卖走运吧？”

杨春颇熟悉这夹带湖南口音的上海话，急忙与何坤搭讪了一句：“可以。一路保重！”

就在这时，小李迫不及待地拉了拉何坤的袍角：“请三位老板赶快上船休息，这里风大天寒，别着了凉。”

何坤面对自己亲如手足的战友，该有多少话要讲啊！他只怔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一只怀表，深情地说：“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还没等杨春作出反应，何坤已将怀表塞在他手里，跟着护送至苏北张黄港的小李，蹭蹭蹭，消失在夜幕中了。

何坤他们这一去，犹如春雷一声，震撼了大江南北。

翌年春节前后，红十四军在如皋南乡解放了通、如边境的尤三圩，逮捕了为非作歹的反动大地主邹品三，建立了区委，组织了浩浩荡荡的赤卫队，接着马不停蹄地由镇涛进入平潮区境，歼灭了当地的保卫团。

红十四军乘胜追击到西南乡，攻下高家庄，进击刘家渡，烧

毁官盐栈。

1930年3月23日，红十四军解放了如黄线敌人扼守的重要据点卢家庄，惩办了几个顽固不化的反动头子，一时威震四方。季家市、黄桥、司马墩等地的国民党驻军闻风丧胆，土崩瓦解，其中80多人带了几十支枪和一门小炮起义，投奔红军。四月上旬，红十四军又应靖江人民要求，派出二支队进攻了长安市，重创了保安团，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在红军连续获胜的形势下，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军部在如皋西南乡黄家巷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庆祝胜利大会，向全中国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正式建立。

大会上何坤军长命令举行阅兵式。红十四军正规军和赤卫队，农民协会、儿童团、少先队等群众队伍接受了检阅。

接着何坤代表红十四军发表了《告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书》，明确地宣告中国工农红军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目标，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行动纲领和英雄气概。

红十四军威震大江南北，敌人十分恐慌，哀叹自己“人数分散，鞭长莫及，军警疲于奔命。”反动地主和土豪劣绅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们派代表，拍急电，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讨救兵，声称通海离南京“仅一日之程，实为畿辅之患”，要求蒋介石立即重兵“清剿”。同时，加紧扩展当地反动道会门组织的白龙党，充实各区各乡的保安团，负隅顽抗。地主头目和敌军官家属，则纷纷向大中城市及上海逃命。

在这种形势下，红十四军军部和通海特委决定进攻如皋西南的重要据点老虎庄。

老虎庄是如皋大土豪张朝汉的老巢。庄里驻有保安团、县警察大队和省保安队的一个中队。这个据点外有四个庄互相呼应，沟深垒高，易守难攻，张朝汉曾吹嘘说：“敢到我老虎口里拔牙的红军，还没有出世呢！”

老虎庄这个据点，对红十四军沟通如泰游击区与通海游击区的联系是道障碍。两个月前如泰红军对老虎庄进攻过一次，失败。所以红十四军决定用三个大队的兵力，同时从东、南、西三面合力再行进攻。

四月十六日，成万军民，分三路攻打老虎庄。二大队从西面佯攻，并负责打援；一大队从东面进攻，由大队长李明理指挥，正面渡河直捣老虎庄据点。

但是由于敌军集中火力殊死顽抗，红军伤亡甚多，何坤不得不将三个大队集中一起从东面专攻。

这时东方已白，何坤拿着手提式机枪，冒着前线带弹冲锋，很快占领了晒谷场，敌人不甘示弱，也集中火力向晒谷场猛射滥打。何坤担心如皋城的敌人出来增援，决定先下手为强，自己登上李明理的肩膀，一纵身贴上草堆子，大声疾呼道：“同志们，我掩护你们，快冲呀！”何坤的手提式机枪一梭子弹压住了敌人的火力，谁知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胸口……

何坤英勇牺牲了，老虎庄没有打下来，红军只得转移到周家圩休息。

不久，江苏省委任命通海区特委书记李超时为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任命石钧为通海区特委书记。特委工作重点由通海边境转移到如泰边境。

红十四军重整旗鼓后，猛攻顾高庄，智取石庄，国民党中央决定以驻黄桥的“剿共总指挥部”为主力，纠合各路敌军数千人，进行八路围剿，妄图一举消灭红十四军。

岂知红十四军采用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的战术，一连打了几个伏击战，创造了部队在平原地带，在全局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讲究战术，变全局劣势为局部优势的克敌制胜范例。

越战越强的红十四军由如皋转战到泰兴、泰县、南通县、启东县、海安县、靖江县。发动万人以上的攻击战，有汤家直战斗、

三余镇战斗等等。开辟了连接几个县城的游击区，并且改编了几支海盗投诚队伍。”

就在这时，党中央“左”倾路线抬头。受立三路线的影响，红十四军也提出了“准备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等力不胜任的战斗任务，致使红十四军在敌人强大兵力集结的不利条件下，多次进行缺乏准备的进攻，遭到了重大损失。

加之红军队伍的不纯，在失利形势面前，内奸活动猖獗，有的公开投敌，有的成了埋在红军队伍里的定时炸弹，多次进行叛变活动。

这一时期，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为了彻底解除“心腹之患”，也对红十四军加紧了进攻。红十四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失败了。通海如泰地区斗争转入了低潮，白色恐怖重新笼罩了江海之滨，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豪绅得意忘形。他们驱使正规军、警察队、保安团、民团和白龙党党徒们，疯狂地围剿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杨春想不到，万万想不到，这一次竟和何坤成了诀别。更令他百感交集的是，一年后，他又来到了何坤英勇牺牲的这块沃土上。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了。彼一时，红旗如画，群情如火，万枪弹雨，杀声如雷，何坤领导的红军健儿，威震大江南北，吓得反动派、地主豪绅屁滚尿流。而此一时，天昏地暗，妖魔横行，白色恐怖笼罩着如泰地区，到处在清剿，到处在流血……

普德的木鱼节奏越敲越快，嘴里念着“波罗、波罗”……。杨春抬头望着供奉的牌位，不由得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只怀表。

怀表的秒针依然突突地跳动。在杨春的心里，这是何坤的脉搏，是红十四军全体将士的脉搏，是千千万万党员群众的脉搏。他端睨着闪闪跳动的烛光，端睨着身旁那几张悲痛而坚毅的脸蛋，双手搓了搓，激动地说：“千万英灵今安在，磅礴气势何时来？……”